



挺身而出

■陈华新 夏泽华

大漠深处，人迹罕至。炮弹呼啸过后卷起阵阵黄沙，在天空中经久不散。烈日在沙尘的“滤镜”下，变成一个白色的光点。

排爆队顶着风沙，在弹坑密布的落弹区艰难前行。他们裹着面巾，时不时揉揉被沙尘模糊的眼睛，在大漠中寻找未爆弹的踪迹。

“根据反馈，此次射击共有2枚炮弹拒爆……”出发前，排爆队队长的命令简洁明了。对排爆兵而言，命令本身就是最好的动员。

排爆队的任务既简单又艰巨。说“简单”是因为，排爆兵经过千锤百炼，行动流程早已烂熟于心；说“艰巨”是因为，即便身经百战，排爆兵也不能保证每次任务都万无一失，更不能肯定可以从排爆场平安归来。

狂风大作、风沙飞扬，能见度降低。恶劣的环境既给搜索工作增加了难度，也增加了行进途中风沙触发未爆弹的风险。

“那里。”周波指了指不远处的土包，那里闪着一点微弱的金属光泽。他走近土包，看到一枚未爆弹斜插在沙土中。未爆弹的前半段已经被沙土掩埋，只有尾部露出地表。

引信在土里，这种未爆弹最让人捉摸不透，必须多加小心。正当杜威思考着排爆方法时，一个身影来到他身边。

“这次交给我吧，你来当副排爆手。”说话间，周波已经开始穿排爆服。

周波与杜威几乎同一时间加入排爆队，但周波的兵龄更长一些。平时不论训练还是生活，他作为“老班长”，都对杜威照顾有加。

对排爆兵来说，执行任务的机会被队友“抢走”，那感觉就像亲手把战友推到危险边缘。正因如此，此前每次勘察落弹区，杜威总是快步走在队伍最前面，想为身后的队友开辟安全道路。此时任务紧急，杜威来不及多想，利落地整理排爆服的部件，协助周波穿上排爆服后，二人开始检查排爆作业工具。

第一次在烈日下训练的场景在周波脑海里浮现。那是他和杜威刚进入排爆队时穿着厚重的排爆服趴在草地上，地表接近50摄氏度的高温让他几乎晕过去。“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吧……”后来的训练，每当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杜威总会出现在他的身旁。杜威展现出的乐观精神和拼劲深深地感染着他。在一次次身体与意志的考验中，周波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，热习服能力提升的同时，排爆技能也越来越精湛。

“班长，工具都在里面了，你再检查一遍，一定要小心。”杜威递来作业包，将周波的思绪拉回现实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进入高度警觉的状态。他一边向着未爆弹走去，一边控制着脚步速度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地面细微的震动会触发引信。穿着沉重的排爆服，完成这些动作要用平时两三倍的力气。刚开始作业，周波已经大汗淋漓。

来到未爆弹跟前，周波轻轻俯下身，仔细铲掉弹体外围的土壤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精神上的高度专注和沉重的排爆服让他的体能消耗非常快。汗水顺着额头流到了眼睛里，视线被汗水模糊。头戴排爆头盔无法擦拭，周波只能不断眨眼清理汗水，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敢减慢。

弹体的内部构造慢慢显露，周波起身在周边清扫出一块平整的起爆平台，放置炸药，插上雷管、连接导火索。随着“嘶”的一声，火苗跳动，顺着导火索一路蜿蜒，即将引爆炸药。

30秒，周波按下秒表，向远处撤离。一望无际的大漠没有土墙、石块作掩体。他提前踩过点，找到了一个斜坡作为掩体。随着秒表飞快倒数，周波顺着斜坡滑下，卸下头盔，汗水已将头发

人秋不久，大西北的河西走廊无人区早已是一片肃杀的景象。远远望去，一小队巡逻兵向着一处山头慢慢挪动着。

一阵寒风吹面吹来，凉飕飕地直往衣服里灌，战士陈章全赶忙紧了紧大衣领。陈章全是刚下连不久的一名新兵，这天是他第一次随队参加巡逻任务，没想到碰上了极端恶劣天气。

天还没亮，指导员吴强就预感到会变天，于是催促官兵抓紧整理行装，尽早踏上巡逻路。吴强对天气的判断，十回里得有七八回是准的。

无人区的天，像小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大家都知道，吴强是在这待久了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对这里的气候环境有了深入的了解，巡逻时能给官兵提供重要的指导。

今天天气格外冷，尽管裹着厚厚的棉大衣，刚刚走出营房的驾驶员宝永涛还是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。“又降温了。”他赶忙快跑两步，登上巡逻车。

营院里，吴强迅速对几名官兵的装具进行检查，然后登车出发。车上，吴强照例进行了简短的任务布置和动

打起精神，瞪大了双眼观察着前方路况。其他人也安静下来，都密切关注着道路上的情况。没多久，前方便发生了堵车，车子只能缓慢挪动。

置身苍茫而辽阔的荒原，就仿佛走进远古的世界。由于距离长、路难走，巡逻队必须采取乘车和徒步相结合的方式，将沿途的桥梁、涵洞、隧道等重点点位一一检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临近中午，巡逻队来到了一个山坡下，山上就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铁路隧道——风火山隧道。

“下车，爬山。”听到指令的陈章全异常激动。吴强马上提醒他：“这里海拔已有4900多米，保持平静，跟上队伍。”

仅仅300多米的山体虽然看上去并不高，可在青藏高原上，攀登的官兵时刻面临着高原反应的威胁，严重时如果不能及时下山抢救，会有生命危险。

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攀爬，官兵终于登上了山顶。吴强见陈章全喘着粗气，脸色有些发白，赶紧给他喝了红景天口服液，吸上了氧气。“没事，习惯了就好了。”吴强让陈章全原地休息，带领其他

浸湿。杜威在这里接应他，两人背靠着斜面，相视而笑。

入选排爆队后，两人经常一同训练。许多个深夜，他们坐在一起挑灯夜战，复盘当日的排爆流程。炎炎夏日里，他们穿着排爆服进行1000米奔袭训练，你追我赶地冲向终点。平衡性训练，他们在独木桥上行走，互相鼓励，交流经验技巧……

“10、9、8……2、1”。爆炸声始终没有传来，他们的笑容渐渐变为错愕，一阵不安涌上心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周波和杜威不约而同地疑惑道。

杜威再次按下秒表。如果倒数结束后未爆弹还是没有爆炸，就说明装置失效，需要排爆兵进行第二次起爆。在二人的焦急等待中，漫长的15分钟结束，不远处的未爆弹依旧安静。杜威将周波挡在身后，爬上了斜坡。

随着杜威接近弹药，周波越发担心，比他自己执行任务更加紧张。因为意外让未爆弹的情况更加复杂，稍有不慎便容易遇到危险。

一路沿着导火索检查，杜威发现导火索燃烧很充分，问题出现在雷管上。弹药近在咫尺，杜威紧张地屏住呼吸，顺着炸药的孔洞轻轻夹出雷管，一段烧焦的导火索从雷管中倒出。

“迎风作业，雷管内灌入沙土，隔绝了火焰。”判明情况后，杜威背对着大风，一丝不苟地将导火索与备用雷管再次连接，点燃……

第二次起爆很顺利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斜坡下的周波和杜威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白色的烟雾飘向天空，阳光从沙尘的缺口倾泻而下，照亮了两名排爆兵的面孔。

人对隧道周边区域展开例行巡查。

远方驶来一列火车，官兵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整理着装，整齐列队，等到车头离他们几十米的时候，举起右手，庄严敬礼。列车司机也拉响了汽笛作为回应。双方都看不清彼此，于是通过这种方式相互致意。

检查完隧道，官兵回到车上，重新出发。车子沿着曲折盘旋的山路，不知绕了多少道弯，终于抵达了青藏线上最难走的地段——五道梁。由于这一带土壤含氧量较高，植被较少，空气中含氧量相对更低。考虑到天气情况，大家决定让陈章全留在车里等候。

车窗外的风丝毫没有减弱迹象，风雨夹着冰粒打在车玻璃上，留下道道痕迹。坐在车里，陈章全望着战友们坚定前行的背影，眼眶不觉有些湿润。他的眼里，有钦佩，有感动，更有决心。陈章全攥紧了双拳，下定决心一定要比老兵更努力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尽早和大家并肩作战，一起行走在巡逻路上。

完成最后一点位点的检查后，官兵终于踏上了归途。呼啸了一天的风也停了，河西走廊又展现出静谧壮美的一面。

“任寒风吹过绿色的记忆，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拔……”回去的路上，宝永涛唱起了那首《云端哨卡》，大家都跟着轻声哼唱起来。

陈章全不太会唱，也跟着大家的曲调哼唱。他脑海里回想着这一天来的点滴，默默对自己说，一定要成为合格的“天路卫士”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1984年，发生许多改变中国的大事。这一年，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深圳视察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随后作出了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；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，讨论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；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；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我国实现了奥运金牌“零的突破”；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唱红了大江南北……

改革大潮澎湃在神州大地的这一年，我在闽北的一个山沟沟里。当年，我刚刚从军校毕业，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从繁华的重庆，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沟里。

这个山沟沟位于邵武县城北部山区，由于部队营区有个小水库，当地居民便称我们为“水库部队”。后来，这里改成原福州军区文化干部学校，再后来，又改成了原南昌陆军学校后勤训练大队。

当地居民称我们为“水库部队”，虽然简洁却不响亮，学校的教员们便起了地名邵武的“邵”字和后勤训练大队的“大”字，合并简称为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，“邵大”。让我们这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教学单位，多了一些庄重严肃的气质。

坐落在群山怀抱之中的“邵大”，营房和教室依山而建，都是用山里开采出来的大石头垒起来的。整个营区除了有一块填平的大操场外，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。这样的环境让年轻的教员感到深深的孤寂，唯一值得欣喜的是，这里青山绿水，绿树成荫，营院周围都是直冲天地的杉树。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身心都会变得清爽。

“邵大”是一个好地方，就是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偏僻了。从“邵大”开车去县城要翻山爬坡半个小时，县城里最繁华的街道只需要十分钟就逛完了。而且，这里的信息太闭塞了。那个年代既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，每天看的报纸一般都是滞后两三天才能送达的；电视都是带“雪花”的；唯一能及时准点播报的新闻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山沟沟里的世界也有独特的精彩。我们这些陆陆续续分配到“邵大”教书的年轻教员，刚来时确实有些失落，走进大山深处，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从后勤学院毕业的许处长，半开玩笑半叮嘱我们说，安静的环境才好静下心来做学问，中国早年很多先进的革命理论，都是在山沟沟里诞生的。

行动是受到了限制，但思想是活跃的。灵感迸发的时刻，当属各个教研室的教员凑到一起开会学习的时间。只要有讨论发言的环节，最终都会演变成我们的“军事沙龙”。你一言我一语之间常常会冒出金句，思想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。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，技术革新的浪潮也风起云涌，冲击着我们的这个小山沟。如果谁要到大城市出一趟差，或者探一次亲，带回“邵大”最沉重的东西一定是书籍和杂志。于是，《第三次浪潮》等书籍出现在了我们的床头案头。在这个闭塞的山沟沟里，年轻的教员们从各个渠道，吸收着最前沿的理论和观点理念。

山沟里的火热年华

■范江怀

一天，政工教研室的陈教员，听说自己读研时的导师要坐火车路过邵武，便早早到车站等候，把这位教授硬生生地拽到“邵大”，在课堂上给大家掀起了一场“第三次浪潮”。

记得教授讲课的那天，教室里坐满了人。教授讲了两个多小时，我们还觉得不过瘾。教授只给我们留了一瓢“新技术革命浪潮”的潮水，就令我们如沐春雨。如果不是要去赶火车，估计讲上两天两夜，也满足不了教员们的求知欲。

从不同的渠道学习了新技术、新知识之后，山沟沟也冒出了许多与外面世界同频共振的“思想火花”。一方面，教员们把研学到的最新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了学员们；另一方面，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写作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。于是，《筑起我们智力的长城》《我们也需要军事沙龙》《人才组合的奇效》等文章，相继在中央级报纸和军内的学术杂志发表，让外面的世界，也听到了山沟沟里的声音，看到了山沟沟里冒出来的“思想火花”。

随着改革的步伐，我们的“邵大”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成为了历史中的一粒沙尘。

我在“邵大”只工作学习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，这段时间却是我军旅生涯中难忘的淬火经历，思想在封闭宁静的环境中得到了升华。我那些被称为“燧石”的战友们，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走向了大江南北。他们无论是戎装在身，还是脱下军装，都没有忘记自己“燧石”的本质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采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时间悄然过去了40年，我们依然很想念1984年的“邵大”。
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每个人都为了同一个梦想奋斗
那是融入血脉的传承

一年365天
四季更迭
好似春林初生，未来可期
恰如万物繁茂，百业兴旺
誓言永不退缩，收获丰实
且等休养生息，蓄势腾飞
年复一年
祖国日新月异
那是民族复兴的希望

穿过岁月层叠的时光隧道
我仿佛看见
无数人逐梦前行
他们平凡而伟大
有人逆行而上
温暖一座城
有人燃烧生命
只为点亮这平凡的世界

祖国的历史，由他们创造
祖国的未来，由我们守护
时光里的祖国
山河锦绣
生生不息

时光里的中国

■赖春蕾

秒针嘀嗒一声
呼吸之间
只够我念出短短两个字
中国
却仿佛穿透我的一生
让我热血沸腾
那是刻入基因的信仰

分针绕转一圈
瞬息万象
复兴号前进
C919起飞升空
每一分钟的努力
汇聚着中国力量
那是拼搏奋斗的精神

一天24小时
日升日落
时针跃过的每一格
都是律动的生活
每个人都不一样



露营之歌 (中国画)

王一帆作



第6250期